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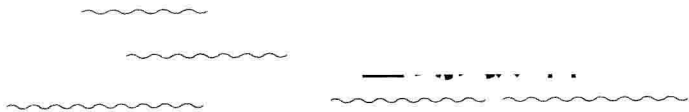


# 巨鲸歌唱

周晓枫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周晓枫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巨鲸歌唱 / 周晓枫 著.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060-7139-0

I. ①巨…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7896 号

## 巨鲸歌唱

(JUJING GECHANG)

作 者: 周晓枫

策 划 人: 张 杰

产品经理: 傅 愈

责任编辑: 姬 利 张 杰 傅 愈

责任审读: 刘越难

书籍设计: 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统 筹: 吴玉萍

责任营销: 王晓枫 010-65210089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2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139-0

定 价: 42.00 元

发行电话: (010)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 目 录

---

巨鲸歌唱 \_\_ 002

素描簿 \_\_ 028

弄蛇人的笛声 \_\_ 041

---

盛年 \_\_ 061

夏至 \_\_ 074

---

月亮上的环形山 \_\_ 095

幼象 \_\_ 118

毒牙 \_\_ 125

---

紫禁红 \_\_ 135

硬果核 \_\_ 167

有关离开的三个梦 \_\_ 175

纸艺里的乡村 \_\_ 181

---

独唱 \_\_ 196

齿痕 \_\_ 216

---

跋：形容词赞美诗 \_\_ 247



---

巨鲸歌唱——002

素描簿——028

弄蛇人的笛声——041



## I 序曲

并拢手指，拱起手背，当我们用手模仿贝壳形状捂住自己的耳朵时，很快就能听到低沉而熟悉的冲刷声。那是血液流过头部微血管的声音；那是潮汐，储存在记忆里的声音。血，有海水的咸度。

海。除了悬在钟摆上的时间，也许海，是唯一在重复中永不让人厌倦的事物。安徒生童话里说，哑言的小人鱼，生活在无论多么长的锚链都无法触及的深海之国。多年前，电视台播放美国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我一直记得杰克·哈里森那双湿蓝的眼睛，记得他与女科学家珍妮之间难以言明的依恋——那是工业时代另一性别版本的人鱼故事吧，只不过，杰克与珍妮之间，互为拯救。我喜欢人鱼之类的角色，因为，他们怀有高度克制的深情和强烈的自我牺牲倾向。我想，只有大海，才能赋予他们那种爱的天分。

不过，所有生命都起源于海洋，我们的祖先也置身其中。因此能够解释，为什么，酸甜苦辣咸，人生诸味中，我们的肌体唯一离不开的是盐。味蕾上的咸，带来大海之味，我们得以返回古老的家园。食盐，已经成为日常化仪式，它不仅决定人体的酸碱平衡，更用于不断巩固我们关于海洋的知识……鲑鱼一样，溯流而上，我们凭借味道的指引游向故乡。

## II 水母

我沿着潮汐变幻的曲线向前走，海水有些凉。这个新开发的旅游区域，游客不多，何况时间还早，天刚放亮。船已载着渔获归来，抬走的编织筐里是垂死的鱼和它们银币般脱落的鳞。船头前端的数米外，有一摊灰白色的东西。我凑过去看。原来，渔民先把网中捕捞到的收获倒在沙滩上，拣走鱼虾，剩下这片毫无商业价值的水母。

它们大小整齐，差不多相当于一元硬币的直径。灰而透明，接近死人指甲盖那种颜色；此种审美，一直受到亡灵的青睐。这些死去的水母滑腻腻的，我不知道泡沫般的尸体是在萎缩还是膨胀，赤脚走上去，半液态的凝胶状物经过挤压就不分彼此地从我趾缝间流出来。离水之后，水母迅速变成了鼻涕样的流状物，不仅不美，还有点恶心。

作为刺胞动物的水母，出现时间比恐龙还早，可追溯到 6.5 亿年前，虽然它们个体的平均寿命短暂到只有几个月。水母没有耳目，也没有大脑和心脏，通体晶莹，长得分外抽象；甚至没有动物完整的体积感，仿佛是从某种动物体腔里掏出的内脏，或者，鱼鳔、消化肠道之类的东西。但水母的运动方式，或如心跳；或者就安静地漂游，像传说中灵魂的样子。

被渔网捕获之前，水母看起来是最具诗意的精灵。像开放在水里的樱花……轻盈，飘逸，有种幻觉之美。有的具有钟状的简洁外观，有的缠绕蕾丝，更夸张的造型让人错觉水母属于外星生物。许多水母都会发光，它们提灯聚拢而来，让大海有如一个充满萤火虫的童话之夜。

水母往往以不可计量的复数存在，虽带来盛大花事，但那么短促汹涌的春天，需要不菲的供养。触手里密布毒刺细胞，水母随时寻找猎物，不放过渺小的浮游生物，甚至不惜同类相残。有人被水母蜇中，不仅肉体备受折磨，还险些丧命，再见妖异之物，形同水疱，毫无美感可言，更别提僧帽水母招魂幡般垂长的触丝——水母漂浮，本身就像死在水里的幽灵。

我也曾遇袭，多亏及时上岸逃脱，但皮肤也是痒痛难忍。多年前，我有过食用蘑菇轻度中毒的经历，再加上这次水母之害，加深了我一种盲目而偏见的个人禁忌：对带有菌盖的东西要警惕。这种样貌所象征的保护，无不针对它们自身；而针对自身过度的保护里，往往暗藏对他人的险毒。

尽管是雌雄异体，但集群而来的水母依然给人感觉是个庞大的女儿国。水母纯洁无辜，手臂轻盈，然而胆敢碰触者，杀无赦，将死于它们复古的裙撑之下。它们贞烈到了残酷的程度，柔软肘臂成为冒犯者的绞索，然后水母把填入腔囊的牺牲品处理为液体——这不容玷污的女性，将独饮这杯复仇的汤羹。

水母漾动，仿照着大海的律动，就像一片树叶模仿整棵树；海，亦如巨水母，伸出浪涛的触手，俘获猎物，填进它辽阔透明的腔囊。当溺亡者被冲上沙滩，月亮高悬，就像有着锈斑的斧刃……是否，噩运的步履轻盈，一如水母那有毒的安详？

### III 潮汐

潮汐，使海拥有自己的心跳，于是海不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具有生物学特征的活体：蓝皮肤的海巨人有着古老而饱满的生命，我们能从潮汐里感受到原始情欲般不息的律动。

最初只是缓梯形的波浪，渐渐，海面现出猛虎的条纹……涨潮时的大海暗蓄风雷。近礁的迟钓者会因为一时贪心酿成大错，仅仅是晚于收竿，潮位就已发生变化，海水迅速吞没折返的路；他回不去了，拳击般迎面而来的浪头将把他带到与归途相反的方向。

当波涛如战鼓，当默默积聚的浪就像鲸鱼涌起的背，大海以令人震撼的席卷之力传达着它的愤怒。它似乎渴望着某种破坏和审判。巨浪澎湃，



组成巴洛克式的白色塔尖——海洋，这座可以深到黑暗、深到绝望的深蓝教堂里，我猜测其中存在着怎样的宗教。既有云水襟怀，吐纳，承受，创造，海洋养育众生；同时，也根本不屑于为残暴寻找任何借口，血淋淋的即时杀戮进行得如此干净和纯粹，大海坦然执行它的法则——它的世界里，没有形容词的修饰，没有定语的位置。海就像初婴或者成熟到疲倦的神那样，不必支配话语，它不必依靠交流来获取能量和援助，海的世界根本不需要坐标系的校正。这是一种任性的强大，或者强大至此，才能拥有任性所象征的自由。海之所以令人敬畏，还在于，它的暴力同样可以漠然地作用于自身。风暴来临之前饥饿的海面，天空翻滚末日般的乌云，海水呈现出墓碑般的岩灰色。暴风雨只有开始的几分钟像打击乐，此后很快变成混浊的交响。为了锻炼勇气，我曾经尝试体验风浪，但大海那自毁般的无畏令人落荒而逃。到处是破碎的被强力撕扯的波浪，那时，连大海本身都像是残骸。我想起尤瑟纳尔提到过一句话：“尊敬”这种纯金，如果不掺杂一定的恐惧成分，可能会太软。

幸好，海还有它的消沉、它的倦怠，还有它的无能为力，否则，海只是不受道德拘禁的兽王，让人类这种陆地生命难以亲近。醉酒的不断翻腾的胃囊，海呕吐着它尚未消化的东西：贝壳、死鱼、沉船上的遗骸。有时，累极了的海几乎无力掀动波浪，光线阴沉，我们看到的是水银般的、波动得异常缓慢、晦暗而凝滞的大海——那因庞大自重而不能挪移的巨物，慢慢丧失它的挣扎。尤其退潮时分，浪涌越来越弱，泡沫散碎，像垂危者逐渐松开的拳头……这是弥留之际的大海。

日复一日，海，重复这样的节奏，从雷霆万钧到筋疲力尽；它一次次复活，再度浪涌，隆起蝶泳者那有弧度的背肌。海在潮汐中不断复习，仿佛这是循环的历法，仿佛是在重复中巩固自制的律令。每当凝望大海——那喘息的胸膛，我总能感觉某种极端的激情：像追逐真理那样因无望而无限的激情。这种激情，甚至能表现出至为节制的力量。有时候的海水

万般柔情，波浪就像动物被抚触的皮毛那样掠过一阵阵既迷醉又紧张的战栗——什么样的手，使大海这样的巨兽也为之颤抖，并在永不止息的剧烈渴望中自我折磨？

谜样的月亮，想象力之外的魔法。当首次得知潮汐主要来自月亮的牵引，我惊异不已，相当于听说蝴蝶用翅膀吊起了桶里的井水。月亮如此皎洁、宁静，它只是一小片虚幻的光。即使用调焦后的望远镜窥视，像把花瓣放在显微镜下的载玻片那样，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它内部的荒凉：碱性的月壤，注定只能种植一株落尽叶子的树；树下，旋转着清凉寂寞的舞者。气质孤楚，月亮带了一点病态的温柔。缥缈、微凉、静若处子，纸薄的月亮却能搅动遥远之外的海洋暴力。

这奇怪的对称，也许反倒是通约的法则：唯轻盈之物才能制衡最大的重器。比如灯塔之光指引万吨巨轮。比如理想，仅凭它动听的发音，可以让几代人甘愿付出喉咙里的血。比如死，为了抵偿它的安静，我们动了一生的喧嚣。在更大的意义上，对诸如轻重大小的理解似乎是与日常远远不同的。所以最后的伊甸园未必存在于浩茫天际，也许是藏在小孩子的瞳孔里。所以，当月亮里的占卜者起舞，能够召唤史诗般汹涌的海水，召唤眼线狭长的信天翁展翼迁徙，召唤鲨鱼露出齿锋，召唤锚状海星，渐渐变成寂静的标本……

月亮月亮，无比安宁，这金黄斑驳的鱼鳞是大海所敬拜的图腾。一涨一落，巨大的蓝心脏为它而跳动、激荡。

#### IV 壳

退潮了。海浪携卷着将被它离弃的孩子，涌上墓地般的沙岸；潮水一次比一次更低，又像送礼物的使者慢慢退出了房间。裸露出来的沙滩，

面积越来越大。这是个看似空旷却乐趣无限的乐园。摄影镜头为我们展示过另外的海滩，动物是那片领土的王。鸥鸟密集，到处是嘈杂的叫声、翅膀、粪便和卵。还有海象的聚合地，臃肿地拥挤在一起，肉滚滚的沙丘绵延，尝试移动位置是困难的，沉重庞大的身躯即使在运动中也像搁浅在沙滩。海象抬起它多褶的额头，当它用短而有力的桨叶形腹肢支撑着肥重的上半身来瞭望，看起来有种随时失衡的吃力感。对于人类而说，一个成为乐园的沙滩必须具有形式主义的空旷：没有季节性繁殖的鸟兽带来的视觉以及道德上的干扰；涛声近在咫尺，却传递着内藏其中、只可意会的静谧；孩子们既可以在此建筑工程浩大的沙堡，也可以就近找到丰富得近于无限的万物。

礁岩间，残留的水洼里保护着暂时滞留的鱼苗，以及和它们一样害羞的紫红色或棕绿色的藻葵。虾特别精巧，石英质般剔透。小得像蜘蛛的螃蟹，虚张声势，随时高举透明的小螯示威示警，并趁机侧身溜进气孔只有一颗痣那么大的洞穴之中。退潮后留下来的海生物，多数是些微型体；这些缺乏经验的小生命，在世时间尚短，没来得及充分掌握潮信的规律。

退潮时的大海，等于为食客提供了一张享乐的餐台和铺在上面的平整桌布：因为，贝类的美味。是的，贝类是如此迷人的食物，以至于它从边缘漫溢出来的肉色在我们看来就像飘摇在酒肆外的幌子。即使以贩卖为目的的采贝者，也难以抵抗即时的诱惑，虽然职业就是在礁石上敲敲打打撬走牡蛎，但在劳作过程中，他们也会奖励自己，用小刀直接别开牡蛎的锁扣，像吸啜汤羹一样饮用它们流质的肉体——如此新鲜，滑下喉咙的时候能感觉到牡蛎美妙的漾动。

内里柔弱，但双壳纲的闭壳肌之力，胜过胡桃夹子的咬合。它生活在严谨的对称之中，闭合着自己那修士般庄重的灵魂。因为软体动物没有四肢来进行反抗，外力强制给它的任何东西，它都只能作为自身的部分来接纳，无论过程中有多么艰难和疼痛。由于这种内在其实也是被迫性的宗

教情怀，软体动物不得不发育硬壳来保护自己，以防受到频繁、轻易或过度的侵犯。我有一枚童年获赠的宝螺，润泽的瓷釉上，它的斑点边界不清晰，有晕染效果，一如透过泪光看到的星空。宝螺的唇齿很厚，但其间裂隙很小，铺张开来的肉身能通过区区几毫米的窄门收纳回来，就像魔术师把手绢塞进攥紧的拳头……美妙的缩骨术，软体动物把骨头本身都缩减为零。总而言之，贝壳是相当羞怯的动物，性情上喜欢隐蔽自己；也许它是小小的僧侣，终生背负袖珍的教堂。

位于辽东半岛的蛤蜊岛曾给我不同的体验。当潮水涌来，我不能像在其他海滩那样高高跃起或者逐浪奔跑，因为脚下，在浪与沙的衔接地带，厚厚堆积着宽达数米的贝壳带。我随手捧起一把，有浅碟形的鸟蛤，剃刀状的蛏子残片，竟然还幸运地得到一枚女巫骨螺——狞厉的美，鱼刺状的棘，美人鱼用它梳理自己藻草般的长发。从继续涌来的海浪里，我听到贝壳相互之间摩擦的声音，千百万破损的贝片依然闪耀着壳上精湛的设计工艺以及内部的珠母光泽。有些收藏者毕生未见过活体贝类在海中的样貌：软体部分鲜艳夺目，甚至使壳体黯然失色。不过即便如此又如何？还不是买椟还珠的另一出戏？就像蝴蝶再翩跹舞动，人们要的，只是它死去的鳞彩。因为贝壳之美，命运已是既定，对狂热的收藏爱好者来说，贝类只是住在精雕细镂的棺木里，如果需要，应该以生命为代价殉葬自己的美。有意思的是，无论贝壳怎样妙丽如歌剧里的花腔，它们的口盖都大同小异，样式非常简易，棕色，薄薄的，有指纹样的涡线——当贝类从壳子里探出脚来，就像讲究的人穿着旅馆里提供的简易拖鞋。

我把一只锥螺对准太阳的方向，隐约看到它内部通透的光晕和完美的螺轴。螺线具有不可思议的数学之美，我知道，这种融合极具感性与理性的螺线设计，体现在宇宙的每个角落：从猎犬座的涡旋星云到漏斗形的飓风，从盘羊坚硬而对称的巨角到植物向上攀援的触丝，乃至巴特农神殿的陶立克柱，以及，人类听骨之后隐秘的耳蜗。这只锥螺的轴线，其实，藏

了神创世时的一个元音。于是住在蛤蜊岛的当晚我梦见，死去的螺，在海底敲钟。以自己的肉撞击自己的壳，完成最后的晚祷。

贝类身上体现了奇异而极端的矛盾，它把最柔软和最坚硬的、把肉的蛋白质和壳的碳酸钙结合起来，可谓刚柔并济。换言之，伴随成长，贝类始终平均分配这两种对立的化学。然而不幸，对人类而言，贝壳不过是在完美地同时增长自己的食用价值与观赏价值。

我的女邻居热衷海鲜，我记得她边吃扇贝边发表的言论。“长着那么硬的壳，有什么用呢？贝类又没有一颗蕴藏的心。在我看来，没有心脏的肉体根本是不需要护佑的。”她指端托着扇贝，那半片壳像只浅口碟，上面凸起的放射肋组成精巧的条纹，“没有心脏就没有头脸，所以贝啊螺啊，天然就像加工好的食物，不会产生吃别的肉那种面对它们眼睛的歉意和压力。”

可是既有壳又有头脸和心脏呢？也没逃过我们的嘴。比如蟹，铠甲负身，长得就像中世纪的武士，甚至冷兵器时代的武器本身。体形大的蟹，有着微型坦克般庄严的震慑力，它状如铁锤的螯足令人生畏。不过像拳击蟹这种听起来吓人的武者，身量不过硬币大小，但它好勇斗狠，无论对手是怎样凶悍的猎食者，它都挥舞前螯无畏应战，有着从不屑于衡量输赢的一腔悍勇。我曾在纪录片中看到过一只拳击蟹搏斗，它的螯足有些团絮，开始我还以为是它的拳击手套有些破旧，被撕成了褴褛布条似的，定睛观察，才发现，是它抓着有蜚刺的海葵准备扔向敌人。因为它孩子气的勇敢，我不禁莞尔。可惜，螃蟹这样装备齐全的孔武者，硬甲还是被剪钳拆卸，脂膏成为人类唇齿间融化的美味。

越是硬质的保护，越有软质的心肠。也许这有助于鼓励我们穿越生活中无情的甲冑，去触及隐藏在背后那暖意的体温。就像冰冷的钟被撞击，传来的却是清越之音；就像通过霹雳金刚手段，体会菩萨慈悲心肠。不

过，一切也互为因果：由于悦耳，响器才遭受频繁的击打；正因为，那无能为力的至深的柔情，许多人才敢把读神当作日常的娱乐。

……越过杯盘狼藉的餐桌，女邻居正在晒太阳的宠物龟一动不动，它有雕塑般的尊严感。我想起它那些漫游在大海里的同类，想起海龟用马赛克镶嵌的脸和身体，想起照进海水的光线如何在它们图案复杂的背甲上制造神秘而转瞬即逝的波光。乌龟，这一动物家庭如此独特，它们不但具有完整的内骨骼，同时还有拱形背甲和平坦的腹甲。有些品种的海龟所覆盖的并非骨板，而是革质的硬皮。生物学家说，乌龟的背甲只是肋骨骨架的延伸；我们只能把这种令人迷惑又迷醉的科学解释，恍惚地，复制到神话绘画中——天使只是把肩胛骨延伸成翅膀。爬行动物通常没有表情，奇怪，龟却终身带着苦役者的神情。即使刚刚孵化的小海龟，一爬出沙坑，就带着父辈那种奴隶表情。海龟遵循家族的传统，行动节奏也分外缓慢——带着那种悲哀者特有的缓慢，它们下潜到无边的咸味里。

如果说，海龟曾经敏捷和惊慌，唯有在它们的初生时刻。小海龟需要离开孵化地，穿越沙地，抵达海岸线。密集的、赶赴饕宴的海鸟阻击着，只有少数幸运者能通过这个猎食者从天而降的危险地带。

## V 海鸟

海鸟翱翔，它们是最自由的精灵。天空、陆地和海洋，没有什么能够限制，没有哪里能够阻碍，翅膀把它们带到任意的地方。它们穿过挟带闪电的翻滚云层，在荒凉的岛屿上热烈逐爱，或者，下潜到大海的深蓝之中。陆地般沉实的海床上，承载着海水；动荡起伏的海面上，承载着无尽的风……而这一切，都在海鸟的腹羽与弓弩形的翼骨之下。许多海鸟的巢建在悬崖峭壁上，因为习惯于一出生就面临险境，它们把令人眩晕的高度

和危险都视为常态。

鸟类据说由恐龙进化而来，这是多么非凡的进化：由庞大笨拙，变得自由敏捷。它们选择轻盈，因此无往不至，鸟类懂得一种形而上的诗意的哲学。无论初次尝试的雏鸟，还是迁徙中的鸟群——它们飞起来的时候，就像歌声一样。

我通常会想起的海鸟，有敛起翅膀炮弹般坠入、潜海捕鱼的铈鸟，还有海鸮，那日本艺伎般涂粉勾画、戏剧感充分的脸，但浮现在脑海里最具代表性的形象：无疑，是海鸥。

我曾站在船舰的甲板上，观察追逐尾浪的海鸥。天色阴沉，大海荒寂，在一片混沌的暗灰色中——海鸥，海妖般的魅影一直追随。闪光的翅膀，修拔的飞翔身姿，叫声却仿若濒死者求救，急促凄凉。它们动作迅捷，几乎像在游戏或施展巫术。当小鱼神经质般摆动尾鳍想要闪避临近水面的阴影，它已经变成颤动在鸟喙之间一缕最后的银光。海鸥狭长的黑眼线里，偶尔流露捕食者怡然的残忍。

昆明的翠湖和滇池，以拥有海鸥著称。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度过春夏之后，海鸥深入内陆腹地越冬。它们从孩子的手掌间翻飞取食，洋溢着热情浪漫的乐观主义气质。作为梦境到来的海鸥，某天会突然消失，也像梦境中的许诺一样。它们将回到仿佛虚构中的远方。白衣胜雪，它们迹近理想。

## VI 鲨

海洋馆的虎鲸表演总是受到欢迎。那种充气玩具式的体积感和光泽，使虎鲸显得格外顽皮。两块著名的椭圆形白斑易于被误认作眼睛，白斑的视觉欺骗下，虎鲸隐藏在黑暗色块中真正的眼睛位置很难被发觉。虎鲸的

这两块白色吊斑，加之下颌部大面积的白，让人奇怪地联想起京剧里的曹操脸谱，圆头圆脑的虎鲸就这样隐隐流露奸邪之气。此种黑白相间、体形大而敦厚的形象，在陆地上能够找到类似的设计，比如熊猫和奶牛：笨笨的样子，温驯憨良。可在大海中，扮演的却是截然相反的角色。黑白相间的虎鲸可以成为阴阳两界的划分者，它是至高的法官宣判生死。虎鲸能轻易扑杀海豹等大型动物，又被称作杀人鲸。

不过，若提起令人胆寒的海洋杀手，虎鲸并不具有普遍的公众认知度，代表形象非鲨鱼莫属。鲨鱼，线条光滑，身着杀手经典的紧身皮革装束。从速度、力量到身体的感应系统，它是配备全套设备的杀戮之神。

鲨鱼游动起来，仪态优雅，甚至有种内在而缓慢的抒情感；这和陆地上的豹子做派相似，当豹子以极速奔跑，依然给人一种错觉：它好像在某个瞬间失去重力地在空中漂浮。对杀伐游刃有余而显现出来的专业之美，这是一种让人既难以承认，又难以否定的绝对的天赋。

鲨鱼就像植物人一样木无表情，它就那么麻木地巡游，掠过齿锋附近可能的猎物——鲨鱼的影子制造出海洋生物一片如影随形的惊慌。鲨鱼在电影中充当恐怖片的主角，但它自己，不屑于恐吓；鲨鱼是直接的行动派，它懒得预警，觉得事先渲染效果的唬人手法太滑稽。它似乎认为，杀，属于干净利落的技巧，相关的铺垫和后叙都应归入失败的部分。它甚至没有兴趣旁观猎物的惊惧，鲨鱼的速度，快到猎物根本来不及反应和接受自己的死亡。这点鲨鱼也和豹子一样，快到令人窒息；两者还有相似之处，如果非要从鲨鱼和豹子那里看出一点点面部情感，那么，奇怪的是它们好像都略带悲伤。

尽管鲨鱼有张化妆面具般幽灵的脸，但它并不比他者过分，为什么鲨鱼会成为残忍的代言形象？我们对没有四肢的杀手格外恐惧，地上的蛇，海里的鲨，它们不能变化任何丰富的肢体动作，它们终生不懂得拥抱，不懂得一点点由此象征的亲密或和解。它们永不结盟。所以作为与我们迥然



相异的类别，它们，带着邪恶而凛然的寒气。鱼类本身就缺乏表情，鲨鱼更是单调僵化，我们感觉鲨鱼就像已经死去那样活着，除了在杀戮中短暂的肌肉兴奋，它无喜无忧无惧——也就是说，它保持着除杀戮之外对一切的冷漠。这种坦荡的爱好令人生畏。

除了因为配偶或后代，自然界里，很少有杀戮行为是为别人进行的。生杀予夺，只是自然的生理需要，因而反倒干净；不像人类社会，能把杀死他者进化到心理需求，能从别人的灾难与死亡里，获取巨大的快感。职业刽子手所展示的娴熟技艺带有表演性质和夸耀成分，能使观众摆脱不道德的压力去体验纯粹的享乐。当每种动物都只为自己的存活而杀戮，这就在所谓的残忍中依然有了底线和公正，又因其公正而变成一种坦然的法则……如同死一样，祛除了善恶。不能简单判断死的性质到底是好是坏，它只是普天下最大的公正。

鲨鱼游弋，汇聚着近于优雅的暴力和摆脱束缚的从容。其实，善旁边匹配适量的恶，从更大意义来讲，是一种善行，如同狼对于羊群的有效管理。狼使病弱的羊只失去交配可能，从而维护整个种群的强悍；并且控制羊的数量，使草原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供给——是狼，维护猎物与它的食物之间的完美平衡。善里有看不见的恶，恶里，也有不被承认的善。尽管如此，没有人会歌颂鲨鱼，除非，那歌颂出于和鲨鱼一样的强悍者，或出于弱者彻底的折服与谄媚。

我诧异，鱼翅的味道乏善可陈，这种毫无美味诱惑可言的东西何以昂贵并受到追捧？或许它就像鲨鱼的战旗，怯懦者需要盗取其中所象征的荣誉。因为我们不是鲨鱼的手，也没有它在杀戮中的磊落，所以我们用花钱的办法省略对攻的过程而直接买定胜局。我们这群作弊的家伙，这群乐于以卑下手段来满足虚荣心的胆小鬼，只差涂上鸡血来伪装与鲨鱼搏斗的伤口了。当割去鳍翅的鲨鱼一边流血，一边像燃烧的炮弹般垂直地沉向海底的深渊，我们正沦为餐桌旁最粗鲁的附庸风雅者。杀戮行为本身都是有